

以城之名致敬英烈，英雄山上再立丰碑

济南解放77周年之际，40位寻亲成功的济南战役无名烈士被铭记



记者 李培乐 济南报道

9月24日是济南解放77周年纪念日。济南市为2025年寻亲成功的40位济南战役无名烈士举行立碑仪式。

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英雄广场庄严肃穆。仪式现场，大屏幕同步播放为40名寻亲成功烈士揭碑的视频，英雄的姓名和身份得以确认，他们的崇高精神与光辉业绩成为新时代泉城巍峨的精神丰碑和鲜亮的文化底色。仪式礼成后，烈士亲属前往墓区祭奠英烈。

自2021年起，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利用烈士陵园墓区提升改造和散葬烈士迁葬的契机，探索运用DNA鉴定比对技术为济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找家，利用生成式AI技术复原烈士容貌。四年来，寻亲小组成员累计受理寻亲热线6万余个，组织实地寻访21次，跨越2省17市200多个村镇，行程10万多公里，让254位“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英雄”。

英烈有名，忠魂归根。浩气长存，山河不忘。济南市连续四年在济南解放纪念日，为寻亲成功的济南战役无名烈士隆重举行立碑仪式，将一个个光辉姓名郑重镌刻于历史卷轴上。

烈士亲属、济南战役老战士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仪式。

延伸阅读

自2021年启动济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工作以来，截至2025年9月24日，济南市已通过四批集中立碑仪式，累计让254位曾长眠于无名墓中的烈士重归“有名英雄”。这一系统性工程依托现代科技与跨省寻访，逐步揭开了尘封七十余年的历史，慰藉了烈士后代与山河永念的民族情感。

英雄有名，济南四年为254位烈士立碑

记者 李培乐 济南报道

首批立碑：49位烈士终“归队”

2022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74周年纪念日，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首批49位寻亲成功的烈士举行立碑仪式。烈属车队在交警铁骑护卫下驶过象征解放历史的解放阁，最终抵达英雄山。至此，济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工作取得首批实质性成果，标志着这项工作的全面展开。当年77岁的翟建华老人，是烈士翟海清的女儿，父亲牺牲的时候，她只有两三岁，这次树名立碑活动，圆了她多年的心愿。

第二批：为54名烈士雨中立碑

2023年9月24日，第二批54位烈士立碑仪式在秋雨中举行，王三海等烈士的身份得以确认。记者采访了田继友烈士的家人。他原籍潍坊寿光，家里人给他带来了家乡的酒，家乡的菜、家乡的饭，“大爷，家乡的

味道，你吃点喝点吧！”

第三批：规模最大有111位烈士

2024年9月24日，英雄山上，第三批立碑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一年济南为111位第三批寻亲成功的济南战役无名烈士立起丰碑，其中包含历城区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当时，经过三年的努力，寻亲人员行程7万余公里，17次实地寻访，足迹遍布山东、河北两省和山东16市的众多村庄，总共为214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找到了名字和亲人。“四叔，俺爸爸找你找了一辈子，他临走前还在记挂着这件事，俺四娘她更难，今年95岁了，等了您一辈子，一直不相信您牺牲了。”孙学通烈士的侄子孙乐荣在墓前诉说着一家人的寻找，情到深处，泪洒当场。

第四批：40名烈士有了名字

无名烈士寻亲工作，在2024年达到高潮，此后烈士寻亲成为常规化、常态化的工作。2025年9月24日，是济南战役胜利77周年纪念日。9月24日上午，济南再次为第四批寻亲成功的40位济南战役无名烈士立起丰碑。

“爷爷牺牲后，奶奶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由于种种压力，很早就去世了。”鲁兆根烈士的孙子鲁自红说，“我父亲在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爷爷，他找过，最后是带着遗憾走的。”当天，鲁自红特意带来了自己蒸的胶东大馒头，让爷爷尝尝家乡的味道。如今，爷爷的墓找到了，鲁自红说，这不仅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更是给了家族历史一个确切的坐标。“现在知道了爷爷安葬在这里，心里就踏实了。我明年还会再来看爷爷。”这句朴素的承诺，是一个家庭跨越了77时空的情感联结。

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继续推进无名烈士身份确认工作，深化科技手段与实地调查结合。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烈士后代或将迎来跨越时空的“团聚”。

15岁参军赴朝，老兵朱明智历经抗美援朝多场战役 鸭绿江畔遭空袭 战地演出鼓士气

我叫朱明智，今年89周岁，曾是一名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15岁参军，老家在如今的上海嘉定区，曾在解放军26军文工团工作。



老同志教给我们一些防空知识，但这时候心里还是非常紧张，我的腿在发抖，只能拽着一名老同志的背包。当时，敌人打了很多炮弹，有一名战友负伤了。我跟着一名战友躲在山坳里，趴在地上，子弹就在我们面前飞，灰尘都扬起来。后来，我才知道美军的战术就是这样：打完一圈就撤。

美军离开后，我们继续前进。之前部队发了新布袜和皮靴，但我是南方人，小时候没穿过布袜，加上新布袜不合脚，走在路上，脚被磨得

很疼。我坚持走到了宿营地才发现脚后跟磨破出血，袜子和鞋粘连在一起，无法脱下。老同志用了些热水才帮我把鞋袜成功脱下，之后再包扎起来。看到我的情况，部队让我休息几天，但我坚决要跟着部队。这样又走了几天，我的身体实在不允许，队伍便把我送回临江。

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很快就好了，于是跟着26军第二梯队继续前进。这时正好赶上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这是最艰苦的一次战役。此时，26军在东线作战，其中

一个师作战失利，战士受伤很多。我们文工团的队员全部下放到卫生所当护理员。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河里结冰，我们需要砸开冰，清洗伤员们换下的敷料。时间长了，我们的手全都皴裂了。有一次，因为洗的敷料放在了类似沙滩的地方，美军的飞机发现了我们，并开始轰炸。幸亏我们躲避及时，没被打着。

度过艰难时刻

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们跟着部队继续往南走。而这个时候，我因为年纪小，条件又非常艰苦，身体已经到达极限，高烧不退，甚至一度昏迷。昏迷中，我隐约感到文工团的两名战友轮流背着我，把我送到了26军第三卫生所。这个战地医院位于山上大大小小的防空洞里。因为当时女伤员少，便把我安置在一个小防空洞里。

此时恰逢二次战役后，敌人开始了反击。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护士医生以及护理员等都开始撤退。但因为我一个人在小山头上，被遗忘在山上了。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小山头并没有受到轰炸影响。第二天，部队又把我救下来了。当年的护士长朱仲文事后和我说，我当时昏迷了17天，没有药医治，全靠自己体力撑下来的。文工团的两名战友看望我时，我在棉衣上吐

得一塌糊涂，战友猜测我恐怕无生还的可能了。而这时候我才16岁。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到了五一那天，我的病都好了。这天，我所在的防空洞又来了一名女战友，她的病情不严重，便带着我出去晒太阳。身体康复之后，我又回到了文工团。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装备了高射炮，美军的飞机也不再那么疯狂。曾经，我们只要一听到敌人的飞机，就赶紧趴下一动不动。朝鲜那时候很冷，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白被单，把被单罩在一个地方，趴着不动。

就在第三次战役期间，我们开始排练节目，抽空去战地演出，演出的节目就是部队里的英雄事迹和先进事迹。部队里的创作组把这些事迹写出来后，改成歌曲或者小品等形式，我们就到战地里演出。遇到只有两三名战士的情况，我们也给他们演唱。在朝鲜给战士唱歌时，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战士英勇杀敌的状态。我们相信战士们听了这些英雄事迹，下一次战斗会更加英勇。同时，我们在一次次的慰问和讲述英雄事迹中，表演也更加动情。

从朝鲜回来后，我荣立三等功。在朝鲜的这段经历真正锻炼了我，回国后，我觉得再没有比抗美援朝战争更困难的了。并且，我的性格也坚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步得比较快。

记者 杜春娜 徐晓磊

通讯员 顾晓羽

15岁参加志愿军

1950年，我的老家解放不久。那时，我就读于嘉定中学。我的班主任是当时嘉定县地下党支部书记。在老师动员下，我们全班20多名同学决定一同参军。听到我这个决定，父母起初并不同意。于是我以读书学习的名义取得了父母同意。

参军后，我在当时的九兵团教导大队学习了三个月，1950年9月被分配到解放军26军文工团。到了10月，部队动员“北上”。一开始我们先到山东曲阜，后从曲阜坐火车转到东北的抚顺。这时，我们才知道美军进军朝鲜，而且将要抵达我国边境。

在抚顺训练了一段时间，我们26军第一梯队便从临江进入朝鲜。入朝时是11月份，鸭绿江已经结冰，部队便从冰面上走。

我们进入朝鲜的第一天就要走60里路，走的都是山路，一路上大家情绪高昂，还唱着歌向前进。突然，美军的敌机出现了，从山上猛地俯冲到我们面前。虽然之前